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MAN YI NU ZUO JIA CONG SHU



金锁沉香 张爱玲

关 鸿 编 选

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伦。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她留下的苍凉人生的传奇故事和华美绝望的罗曼斯，不能不令你惊叹她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和惊世骇俗的孤高神秘，确信她在中文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一席。

金锁沉香 张爱玲

关 鸿 编选

就是最繁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酸。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她留下的苍凉人生的传奇故事和华美绝望的曼斯罗不褪色你惊叹她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和惊世骇俗的孤高神秘，确信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451-9

I. 金… II. 关… III. 张爱玲-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992 号

丛书策划:郭娟

责任编辑:刘小沁

版式设计:刘小沁

责任校对:杨文玉

责任印制:周小滨

金锁沉香张爱玲

Jin Suo Chen Xiang Zhang Ai Ling

关鸿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51-9/I·2621

定价 14.80 元

A268/07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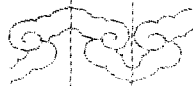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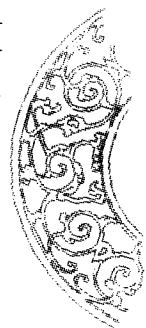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苏雪林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袁昌英,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

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他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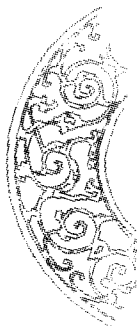
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



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美善》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





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他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MAN YI NU ZUO JIA CONG SHU

漫忆女作家丛书

女兵谢冰莹

魂归陶然亭——石评梅

飞回的孔雀——袁晶英

金锁沉香张爱玲

又见梅娘

一片冰心

0163

封面设计：伊 群



谢冰莹(1906—2000)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谢鸣岗，字凤宝，湖南新化人。主要著作：《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女兵自传》等。



石评梅(1902—1928) 诗人、散文家。原名洪璧，笔名评梅女士、波微等。山西平定人。主要著作：《偶然草》、《涛语》。



袁昌英(1894—1973) 剧作家、散文家、教授。湖南醴陵人。主要著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山居散墨》、《行年四十》等。



张爱玲(1920—1995) 小说家。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主要著作：《金锁记》、《沉香屑》、《倾城之恋》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等。



梅娘(1920—)，小说家、翻译家。原名孙嘉瑞。主要著作：《小姐集》、《第二代》、《鱼》、《蟹》等。主要译著：《母系家族》、《流汗半生记》(《阿信传》)、《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等。



冰心(1900—1999)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主要著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小桔灯》等。

ISBN 7-02-003451-9 / • 262

定价 14.80 元



目

录

- 1 我的姐姐 张子静
74 民国女子 胡兰成
113 中学时代轶事 汪宏声
121 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 傅雷
138 在上海的最后几年 魏绍昌
145 离沪之前 龚之方
157 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 柯灵
167 在香港 宋琪
180 在台湾的日子 王愆和 丘彦明
194 我与张爱玲的垃圾 季季
207 夜访张爱玲 水晶
220 夜访张爱玲补遗 水晶
224 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殷允芃
232 张爱玲在美国(节选) 司马新
274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夏志清
282 有缘得识张爱玲 林式同

319 编后记 关鸿





我的姐姐

张子静



一 如果我不写出来

1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的第一篇文章是《童言无忌》，发表于1944年5月的《天地月刊》。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钱、穿、吃、上大人、弟弟。

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传奇》，1944年9月出版，4天即再版。这是她刊登在《传奇》再版的照片，明亮妩媚，惊动上海滩。



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有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2

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是我。

我今年七十四岁，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

我姐姐发表《童言无忌》那篇文章时二十四岁，是上海最红的专业作家；我二十三岁，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那时看到我姐姐在《弟弟》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时，我也没有悲哀。

我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姐姐，当然更没有她的智慧和灵敏。到了二十多岁，许多事也还是鲁钝的；没有大的快乐，也没有深的

悲哀,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地生活着。在那上海“孤岛时期”的末期,我中断学业,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也吸大烟的后母。我那时心情的茫然和苦闷,是难以言说的。所以,对于姐姐在文章里的取笑,除了麻木以对,我又能如何?在我们那个没落了、颓废的家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而我姐姐,1938年逃出我父亲的家后就昂首阔步,有了她的自我世界,也终于有了她的名望——只有她,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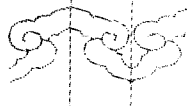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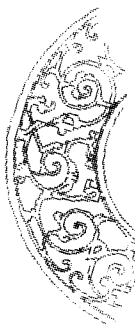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我找出《流言》,一翻就是那篇《童言无忌》。重读《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汨汨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父亲早在1953年过世,和姐姐比较亲的母亲1957年逝于英国;姑姑也于1991年走了。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也于1986年离世。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4

1988年中,一位熟知我们家世的老人拿着一页报纸来找我。



他神色慌张地说：

“你姐姐可能出事了！”

他摊开那张报纸，只见他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我一时吓坏了。1983年，我和音讯中断三十年的姐姐第一次通信。后来她常搬家，去信都被退回，再度音讯断绝。看了报纸那行字，我不免将信将疑起来。我祖父张佩纶享寿五十六岁，父亲张廷众得年五十七岁，母亲黄逸梵六十一岁谢世；1988年我姐姐也有六十八岁了。但我想：她是著名的作家，如果故去，新闻应该会报道的啊！

我于是打电话或走访在上海的亲戚朋友，都说并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还是不放心，又写信给住在美国的亲戚，打听的结果也都是没听说“这消息”。我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说明我的疑虑，并把一封我写给姐姐的信请上海市侨办代为处理。

那封信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终于辗转问到我姐姐的新地址，1989年1月又跟她通上信。悬在我心中半年多的疑虑，这才得以化解。

从这件事，我获得三个结论。其一是，那位报纸编辑可能国文水平太差，错以为“已故”就是“以前”，才会闹出这个笑话。其二是，那位编辑也可能道听途说，未经查证，贸然地让我姐姐“已故”。其三是，我姐姐长期幽居，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我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年开始，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一下。



另外我也想到,我们兄弟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年纪。相差仅一岁,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去日无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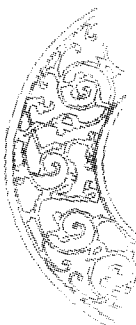
1989年终于和姐姐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姐姐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断,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姐姐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就和前述那则“已故”一样,以讹传讹,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都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谜。

但人的记忆并非惟一的真实,而且是主观的真实。过去数十年的生活波荡,我没有日记,也失散了很多珍贵照片和资料。撰写这本书,除了依凭记忆与亲友的佐证,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如果内容有所偏差,尚祈爱护姐姐和我的各方人士,能够惠予指正,以求善美。姐弟一场,责无旁贷,诚恳写来,但求无愧耳。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资料查证方面,得到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贻、表妹黄家瑞(台湾著名的电视明星张小燕的妈妈)等亲友的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并祈姐姐在天之灵笑纳。



1995年10月17日 上海

